

夜行歌

紫微流年◎著

上

放不下的宝剑，

离不了的江湖，

一条漫长的血腥之路似乎永无尽头，

只有他一人能给她一世温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夜行歌

紫微流年◎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行歌/紫微流年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5059-6523-2

I.夜… II.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7796号

书 名	夜行歌 (上下)
作 者	紫微流年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校对	崔颖昌
责任印制	陈 晨 苏 晶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30.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523-2
定 价	39.80元 (全二册)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上 册

渊山篇

“要么你就这样在魔教中混下去，只要我还在，你便不会死，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影卫，放弃不该有的念头，像楼内的摆设一样活下去；要么做一个称职的杀手，摒弃无用的道德正义，依命令行事，承担所有的污秽罪恶，再回不了头。”

“你可以选择。”她俯首看着他，语气稍缓，“这是我所能给你的唯一的仁慈。”

战奴·····	3
殊影·····	10
杀手·····	17
卫渠·····	24
逆乱·····	32
四使·····	39
暗流·····	47
清歌·····	55
蜚语·····	62

入彀·····	68
破敌·····	74
夜宴·····	82
绝路·····	90
勾心·····	96
心澜·····	103
子夜·····	110
自由·····	117
同归·····	126

江南篇

“老衲并无他意，只是奉劝女施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久处幽暗之室，不辨日月之光；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兰麝之香。以姑娘之明，当知是非曲直……”

尚未说完，迦夜弹了弹手指，打断了对方的话。

“大师究竟想如何？”她毫无笑意地打趣，“要我出家做尼姑是绝不可能。”

江南·····	135
代价·····	142
花毒·····	149
佛音·····	159
乱云·····	167
惊变·····	175
出战·····	182

责惩·····	190
扬州·····	199
汉广·····	207
猜心·····	214
故人·····	221
乐游·····	229
陈影·····	237

下 册

蹀躞篇

由于适才她倚在胸口的揉蹭,洁白的绷带重又泛出了血痕。

她呆呆地盯着,长长的睫毛一动不动,良久,伸指轻抚着他的胸口,死死咬住了唇。

“不关你的事,别在意。”

“我差一点……杀了你。”

复仇·····	247
寻踪·····	254
生死·····	262
缱绻·····	271
遗音·····	278
绯血·····	284
化去·····	293
溯梦·····	300
相思·····	309
西京·····	317
翩跹·····	324

女儿红·····	333
碧玉蝶·····	341
剖 心·····	348
遂 愿·····	356
相 许·····	364
合 婚·····	371
番外·醉·····	376
番外·妹妹·····	381
番外·蝶变·····	387
番外·九微·····	393

比翼篇

“她是身子骨差,所以我这几年一直放任她。”谢震川微叹,持剪细细修整花叶。“但她的心智远超同侪,行事老辣狠决非比寻常。如今虽已收敛,内底犹在,只是被书儿掩得密不透风。”原本是展翼九霄的云雕,却被爱子养成江南花间的娇莺,谢震川着实觉得可惜。

镜花·····	401
水月·····	408
妒忌·····	417
小酌·····	425
远忧·····	432
取舍·····	439
争歧·····	446

年节·····	454
然诺·····	462
后记·····	466
番外·娩·····	468
番外·罪罚·····	473
番外·命运之可能·····	479

湖山篇

『要么你就这样在魔教中混下去，只要我还在，你便不会死，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影卫，放弃不该有的念头，像楼内的摆设一样活下去；要么做一个称职的杀手，摒弃无用的道德正义，依命令行事，承担所有的污秽罪恶，再回不了头。』

『你可以选择。』她俯首看着他，语气稍缓，『这是我所能给你的唯一的仁慈。』

中原之外相去万里，有群峰拔地而起，连绵聚合，高可摩云，峭拔如渊，名渊山。传说为神魔所踞，凡人不得其径，终年雾气环绕，雪域之中别有洞天，唯飞鸟可窥胜景。渊山之外戈壁茫茫，黄沙绿洲之间小国林立，言语风俗各有不同，大异于中原，其中以北狄、沙勒、善若、休墨、卫渠、乌昌、遮兰等国为盛，国与国间或有商旅，或有婚姻，或有侵掠，或有战争，争歧暗斗从无间断，合称三十六国。

一口带血的唾液吐在沙尘上。

抬起头环顾四周，高墙之上，只能望见远处银亮的雪峰。空气清静，可是从受重击的鼻腔中吸入，总带着挥之不去的腥气。

凶狠的训奴官挥着皮鞭斥打每一个不能及时爬起来的奴隶。持续数日的残酷训练下，他们的体力几乎耗尽，连最简单的站立都很难支撑。

从中原捉来的人，在这里是最低等的存在。伤口刚刚愈合便被驱赶到训场，不知用什么手法禁制了内力，除了凭经验躲闪，只剩毅力和体力强撑。每天都有人死去，说不定什么时候轮到自己。

暴虐无常的教官任意践踏着生命，不允许一丁点儿的反抗。动作稍稍迟缓，便会迎来一场暴风雨般的鞭答。鞭子落在肌体最脆弱的地方，外表完好，内里却会溃烂，足足能痛上十余日。

这是渊山深处的秘境，也是魔教的本营。要是死在这里，真成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原本以为家族的训练已算严苛，现在看来仍是太轻。他禁不住开始怀疑，真的有人能活着出去？

一道从肮脏腥臭的马车中下来的人，不到三天就死了，与其他死者一样面朝下被拖走，褴褛的衣服被鞭打成了碎布。谁能认出乞丐一样的尸体曾是中原叱咤武林的高手，到了这里一切卑微如蚁。

数日魔鬼般的训练之下，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的认知——这里崇敬的仅

有一人，层层制辖之上，教王如神祇一般睥睨众生，至尊至威。

而他此刻所处的，不过是魔教筛选可用沙砾的训练场。不同的区域中，无数少年在隔断的栅栏里受训，其中不知多少是幼年即已在此，日复一日地承受击打，眼神中没有一丝人的感情，整日麻木而机械地搏杀，听凭号令，迅速攻击成为一种本能。

震慑四方、令三十六国闻名色变的魔教杀手，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逃是逃不掉了。不想死，就只有撑下去。紧了紧臂上裹伤的布条，一个冷峻少年随着哨音踏入场中，迎接下一轮挑战。

整整一年的训练，一起进入战奴营的中原人仅剩三名，与两百九十七个自小在战奴营训练的少年一起晋入淬锋营。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厮杀对决。

训练的间隙，这些少年也会私下议论，好奇地揣测自己将来的命运。从淬锋营中走出去的才有资格正式成为执行任务的杀手，更出色的则跻身七杀之列，那是教中最顶尖的杀手，仅有七人，直属右使，连三大长老都不敢小视。

从这里出去，就能享受美酒鲜酪，锦服华宅，殷勤解意的美女童仆服侍，拥有恣意享乐的权力及被教众尊崇的荣光。

在魔教，真正的杀手是极有地位的，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众国的臣服、岁贡，充盈满库的珠玉财帛尽是来自于此。无须耕种劳作即能安乐富足，举目所见皆是玉树琼枝，锦绣烟罗，各国进贡的骏马、美人数不胜数，像是极尽繁华的人间天堂。

这是少年们最爱谈的话题，虚幻的美梦是唯一的支撑，在血与痛的淬炼中仅存的希望，寄望于那一线天光开启后的欢愉。冷硬的床铺，粗糙的食物，牲畜般的被驱策虐待，在臆想中全数忘却。比起杀场外的天堂，此间的残酷只能用地狱来形容。听着耳边对未来的憧憬，他合上眼沉息吐纳，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气力。

突如其来的呼喝打断了众人的低议，闲坐一地的少年迅速站成整齐的队列，肃手而立。满脸于思的塞外大汉缓缓踱步，行过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如同审视一把把刚磨出利刃的弯刀。

“听好，我只说一遍。”空气静滞得像万年不化的冰山，“教王圣谕，明日起进行为期六日的对决，最后胜出的三人可面谒教王，脱离淬锋营成为教中杀手。你们应该庆幸，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运气，但这也意味着，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敌人。”冷锐的目光扫过沉默的人群，“试试看，谁能活到最后。”

六日。

很短，也很长。

没有人睡得着，恐惧无声蔓延，都怕在睡眠时被人割断喉咙。一起受训的时日不短，众人都清楚彼此的手段。

三百人中，只取三人。

他想起了幼年听说过的苗人养蛊之法，把各类毒虫关在密闭的盒子，任他们互相噬咬残杀，活下来的便是蛊王。

同样的手法，同样的试练。

这些命如草芥的少年使用从同一个教官那里学到的技巧，伏杀，毒杀，诱杀，搏杀，一个又一个倒下，鲜血如泉水般在训场横流。他很想砍掉教官的脑袋，更想砍死那个用局外人的冷漠、主宰者的高傲掌控一切的教王，可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是尽力让自己活下去。

人少了大半，多年的训练让少年们长于控制自己，节省无谓的攻击和体力消耗。他缩在树影下尽量隐蔽，沉重的睡意让眼皮直往下坠，咬咬牙，手中的利刃滑过，臂上又添了一道血口，剧烈的痛楚驱散了睡意。四日不曾交睫，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涣散，反应也迟钝了不少。

一个身影悄悄靠拢，他没有做声，对方比出的手势表明并无敌意。他侧了下长剑，等待那个少年主动开口。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都会死。”显然也是困倦已极，少年压低的声音透着倦意，“必须有人合作，不然等你睡着……”

睡着了会怎样，不用说彼此心里明白。他冷眼看向对方，“你想怎样？”

“照现在的体力，我大概还可以撑三个时辰，我想你也差不多。”

虽惊异于对方的坦白，他仍默默点头，这个时间也是他对自己的估量。

“我护法让你休息，一个时辰后轮换，单凭自己撑不了六天，这点我们一样。”

“凭什么相信你？”

“你别无选择。”

“你凭什么相信我？”

“我别无选择。”

迎视他质疑的目光，少年终于苦笑，“好吧，我一直在观察，寻找可以合作的人，唯有你不曾主动狙杀，不管是为节省体力还是别的什么……”

等了半晌，没有回答，少年开始催促，“好了，该说的都说了，你的决定是……”

“成交。”干脆地吐出两个字，他垂下眼皮，迅速坠入了深眠。

下了一场血雨。

剑锋轻轻掠过对手的颈项，他能感觉到利刃切入血脉的轻颤，紧绷的肌肉蓦地松弛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剧烈厮杀后的疲惫。

他轻轻呛咳，被刺伤的肺腑令每一次咳嗽都带上了铁锈味，抬眼望向不远处，两日的守护轮休和联手反击之后，彼此已有了些许默契。那个少年果然解决了对手，正扯下衣襟裹伤，脚步微微有些虚浮，看来受伤不轻。此人出招迅捷狠辣，又善于把握时机，难怪能撑到最后，看来自己遇上了一个不错的伙伴。

第六日的黄昏，场中还剩下四人。

夕阳如血，风吹过腥气弥散的沙场，像一只温柔的手抚过死者的脸。教官背手而立，神色不变。

“再杀一个，你们就可以离开。”铁一般的话语钉入耳际，宣告着不容更改的规则。

四双鹰隼般的眼睛对望。

对面的两人也是携手攻击，攻防之际配合无间，与他们这种仓促的配合大不相同，鹿死谁手并不难猜。如果内力不曾受制……一线念头蓦然掠过，又被抛诸脑后，生死之际已无余暇嗟怨叹息。

“你们没有机会。”对面二人目光尖锐，满是挑衅，已用上了攻心之术，

“不算实力，伤势也比我们重得多。”

他抿了一下干裂的唇，缓缓提起了剑。

“唯一的生机是你们互相厮杀，看谁运气好，反正你们也只是暂时联手。”明白了同伴的心思，另一人配合道：“主动攻击我们没有意义，两人都会死；互相厮杀反而会有一人存活。你们自己也明白如何抉择活下来的胜算大，不管谁赢，我们不插手。”

说的是事实，也极有道理。原本陌生的人，并不会为迫于形势的短暂倚靠而生死相托，理智分析局势后均是一清二楚。是命运捉弄吧，这些无冤无仇的人被逼迫至此，狭路为仇。又是什么样的权力欲望，让那些人冷冷地旁观，只为等一个鲜血飞溅的结果？

他看向这两日并肩作战的少年，对方也同样看着他，冥冥中仿佛有相同的情绪翻滚激荡，年轻而锋锐的眼中渐渐涌起意气。

一瞬间，剑光划破了暮色。

门，开了。

一具具尸体从场中抬出，被板车拖走。远处的葬地已挖好了墓穴，早凋的生命将被一应掩埋，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能活下来的，只有强者。

没有悲伤，没有眼泪，生命的尽头仍然是一片黑暗，不等触摸到期盼已久的乐园，已落入黄土化为荒木蔓草的滋养。

他们也是被抬出来的，侧着头目送那些曾经朝夕共度的同伴。生与死，如此轻易地被划分。不愿再看，他收回了视线，身边的少年像知道他在想什么，露齿一笑，却因牵动了伤口而龇牙咧嘴。

他的心忽然觉得有些温暖。

最后的一刻，他们没有互相残杀，不约而同地选择向更强大的敌人挑战，以重伤濒死的代价换来了生存下去的机会。即使在抛舍一切情感的炼狱，也会有些东西凌驾于求生的本能之上。

非常傻，但值得。

即使全身上下痛得要晕过去，即使那一剑差点斩掉他的手臂，还是值得。

他笑起来，又轻咳，气若游丝。

“我们还活着。”

“活着。”同样喑哑的声音回答他。

足足一个月他的伤才养好，半个月的时间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医仆说有一剑离他的心脏只差半寸。养伤时的待遇和之前有了天壤之别，创伤药简直神效，也明显感觉出仆役的举止尊敬有加，甚至略带敬畏。

“看来再过几天就要谒见教王了。”翻着刚送来的新衣，少年的唇角微勾。生死患难，又在同一间房养伤，两人已亲如兄弟。

他瞥了一眼，新衣材料的手感与过去的粗服迥异。

“见了又怎样？”

“就算正式晋入弑杀营。”

“弑杀营？”他略为诧异，“还有试炼？”

“你什么都不知道？”少年笑了，眼神明亮，偏着头为他讲解：

“魔教至高无上的唯有教王一人，而后设左右二使，左使掌智，主管教中事务，右使司刑，执掌教律教规。上下等级明确，法度森严，处置触犯教规者从不容情。

“其次为三大长老，夔长老掌杀手训练，统管战奴营及淬锋营；獍长老主理三十六国朝贡往来；梟长老执内政事务，协助左使管理教徒。

“再其次，即是七杀。

“弑杀营，是通过重重试炼的少年杀手的总称。七杀为弑杀营精英，刺杀一国之君或重臣时才会出动，直接受命于右使，地位之高仅次于三位长老。若说弑杀营是剑，七杀便是无坚不摧的锋。”

“七杀……”他细细琢磨，“七个人？”

“不错，历来是七人，均是身经百战的高手，听说没有他们杀不了的人，只有在有人死去时才会增补，弑杀营也一样。”少年枕着手臂，露出神往之色，“前一阵折损了不少，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冷酷到极点的层层选拔，每一个杀手背后倒下的人恐怕难以计数，他凝视着屋顶默默出神。

“你多大？”少年看了看他的脸，忽然换了话题。

“十五。”

“原来和我一样。”少年愣了一下，“还以为你比我小，中原人都像你这样？”

“你是哪一国人？”他仔细打量少年的面目，轮廓分明，浓眉俊目，肤色犹如小麦，一时竟看不出是哪一族。

“我是流民，不知道出身哪一国。”少年谑笑起来，神色含混，“倒是有点好奇你怎么会到这里，这儿可离中原好几千里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被人捉过来的。”

“谁捉的你？”

“不知道。”回忆起那个男子形如鬼魅的身手，他的脸色暗下来。实力相差太多，即使不曾中毒怕也逃不过去。一山还比一山高，及至受制才知道自己过去多么无知。眼下内力被禁，功力连昔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更是无计可施。只能等，看何时有机会……

“你想逃?”

他悚然一惊，眼前的少年眉目狡黠，仿佛看破了他的心思。

“别担心，我不会说出去。”仿佛觉得伙伴戒备的神态很有趣，少年轻笑，“不过劝你死了这条心，渊山的防卫比你所见还要森严得多。出教只有一条路，没有敕令，身手再好也是白搭。”

“你不想离开?”他有些不解。

“我?”少年做了个鬼脸，“到哪儿都一样，已经熬到这个地步还逃什么，我会努力往上爬。”

没有地方可退的人?可他不一样，他的家在中原，忽然失踪，想必严厉的父亲也会困扰，何况慈爱的母亲，亲厚的手足，还有那个仅见过一面的娉婷少女，淡烟细雨的水色江南……

他忽然失了神。

教王静静注视着殿下并肩而跪的两个少年。

朝阳洒在挺直的身躯上，令人侧目的英气，如利刃新发于硎。

“很好，果然是良才，夔长老费心了。”高高在上的男子颌首而笑，似乎颇为满意。

“谢教王，此乃属下应尽之职。”魁梧的大汉躬身请示，“此二人在搏杀中相当出色，还请教王依例赐名。”

赐名。从一个虚无的编号到拥有自己的名字，需要汗水和鲜血去证明实力之后才有资格获取。

玉座上的王者略一沉吟，指向其中一个少年。

“你从今天起赐名九微，入弑杀营，而另一个……是中原人?”他已记不清自己游戏般下令捕捉的对象。

“回教王，他是教王前年从中原擒回的奴隶之一。”

“中原人，能到这个地步的可不多。”王者若有所思地微笑，支颐打量了半晌。

“去叫迦夜来。”

大殿里寂静得没有半点声音。身边的同伴悄悄递来的眼色隐忧重重，他的手心丝丝沁汗。或许未过多久，感觉却无比漫长，每一分都像煎熬。他不曾抬头，怕自己的目光会泄露心思，死死盯着膝下的玉石地面。

“迦夜参见教王。”陌生的声音响起，清冷的像泉水掠过玉石，悦耳，微凉。不知何时跪在一侧，只听衣襟微响。

“迦夜，上次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我一直在想该给什么奖赏。”

“多谢教王，迦夜不敢。”

“论功行赏，何来不敢之说?”教王轻笑一声，“七杀之中，唯有你无下属，此人是今年新晋杀手，给你做影卫，可好?”

“谢教王关怀，迦夜谨遵安排。”

“既是如此，从今日起赐名殊影，他的命是你的了。”淡淡的语气，停了一

下又道，“我知你素来不喜中原人，不过夔长老一番训诫颇为辛苦。责罚尽管随意，莫要再像上一个那样轻易杀了。”

“多谢教王提点，迦夜会有分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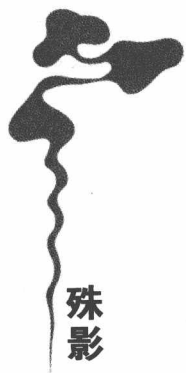
“你这孩子做事一向得体，我很放心，下去吧，好好教他规矩。”

“是。”

他抬起头，一袭白衣映入眼中，日影下泛着微光，无端叫人想起江南初融的春雪。黑发垂肩，星眸如水，柔嫩的脸颊吹弹可破，小小的身形弱不胜衣，仿佛一触即碎。感觉到凝住的视线，她别过头，似乎是按捺住不耐。

他震惊地僵住，恐怕渊山崩落也不会令他如此惊讶。

七杀之一，魔教身经百战的精锐，竟是……年约十三岁的小女孩。



殊影

随着纤小的身影缓步而行。

踏过花枝低垂的曲桥，步过九转回廊，空气中隐约浮动暗香。远山隐现，天穹碧蓝，不知何处传来少女的歌声，月前的血腥残杀恍如隔世。

沿着花径走了好一会儿，终于行入一处深苑。乍然入内，他以为自己踏进了一片花海。

灿然怒放的尽是各色斑斓的鲜花，百种千姿极尽妖娆，春意几乎冲破矮墙。花海的尽头是一幢玲珑小楼，雪白的梨花在楼前绽放，配着沉沉的黑瓦，在蓝天的映衬下炫然夺目。

一阵山风吹过，落花飞散，有几片落到了女孩的发上，乌发如墨，花瓣如雪，黑白分明，煞是好看。

“从今天起，你住这里。”纤细的手虚指着一侧的偏厢。

他瞟了一眼，清音又响起。

“这儿的规矩是少说少错，谨言慎行。有事吩咐下役，缺什么自己找他们要，给你三天时间了解影卫需要做的事，不懂的可以问我，但通常我耐性不会太好。”她转过身，黑眸静若寒潭，“所以你最好学得快一点。”

被一个稚龄少女教训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他沉默着点头。

“三天后我重新教你刺杀技巧，届时会很辛苦，趁这几天好好休息吧。”说完她拾级而上，走到一半又顿住，“二楼是我住的地方，未经允许不得擅入，有事在楼下传声。”

“我该怎么称呼你？”他低声问出了第一句。

她没有回头。

“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殊影。”

他将院落四处探寻了一遍，大得令人吃惊的院子仅有寥寥数人，仆役很快

打扫好房间，丝被轻软，桌几鲜亮，布置得极尽舒适。推开窗望出去，明媚的春日使一切景致都显得惬意安然。

随手倒了一杯茶，茶香扑鼻而来，啜上一口，微烫，齿颊留香，竟是上好的君山银针。掌中的茶杯明澈若冰，晶莹温润如玉，一望即知是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的越窑精品。塞外深山之中，一饮一具无不雕琢，这还仅是七杀之一的景况，换了左右使或教王，可想而知会是何等奢华。

门口传来轻叩声，获得允许后仆役恭敬地上前，麻利地替他贴身量尺预备制衣，忙碌之余不忘殷勤恭维，倒叫他有些不习惯。未已，一个双鬟垂颈的娇俏丫头捧着果盘入内，笑意盈盈，酒窝深甜。

“公子想是累了，先尝尝新摘下来的桑果鲜莓，百合银耳羹一会儿便好。”鲜润的莓果还留着清洗后的水珠，滋味清甜可口。

“你叫……”

“小婢绿夷，公子但请吩咐，小姐和公子就是此间的主人。”婢女乖巧地接口。

“你在这里多久了？”

“绿夷已在此四年，换过三位主人，服侍小姐一年有余。”圆眼轻眨，女孩对答如流。

“三位主人都是七杀中人？”

“是。”

“你对影卫了解多少？”

“小婢只知影卫通常由主人自己挑选，像公子这般由教王指定是极少的。”绿夷甜笑着应承，“影卫是主人的亲信，贴身跟随，一荣俱荣，这也是教王对公子青眼有加。”

“为什么七杀唯有她无影卫？”

绿夷略微迟疑，“过去是有的，后来……”

“被杀了？”他直接道出疑问，“为什么？”

“请公子不要再问了，这些我们下人不好说。”绿夷楚楚可怜地央求。

“我总得知道她忌讳什么。”他试着微笑，尽量诱哄，“若是不小心触犯了，被杀岂不冤枉！”

看见他的微笑，绿夷的脸忽然红了，低下头嗫嚅道：“小姐为人冷清，素来好洁，不喜旁人接近，倒没什么特别的忌讳。”

“七杀中的其他人可会偶尔往来？”看再问不出什么，他换了话题。

绿夷明显松了一口气，“几乎没什么往来。”

“教中事务可多？”

“需要小姐亲身前去的极少，一年也只有数次。”

“看起来真不像。”想起那冰雪般的稚颜，他不禁低喃。

显然知道他在说什么，绿夷掩口而笑，“公子要是这么说，七杀可是多半都不像呢。”

他吃了一惊，“其余人也是这般年纪？”

绿夷忍不住笑出来，“怎么可能，小姐是最年轻的一位。小婢是说其他的公子小姐看上去都……”她微微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公子见了就明白，来日方长。”

三天时间，他并未打听出多少细节。

下仆毕恭毕敬，但稍问得深一点便讳莫如深，推说不知。窗棂上忽然传来声响，他推开望去，九微的脸正在墙头逡巡，见他探出，绽出一个笑脸无声招手。

蓦然见到伙伴心情大好，两人奔至僻静处坐下，九微跳上树桠，边聊边四处张望。

“怎样？”

“还好。”他吐了一口气，不知怎样形容。这几日连迦夜的面都没见着，完全摸不清状况，对其性情更是一无所知。

九微听他说了大略，说道：“我也帮你打听了一下，这个家伙很不简单。”

“怎么说？”

“你不觉得奇怪，以她的年纪居然能跻身七杀之列？”

他默然无语，一直非常疑惑，就算是天才……按父亲的说法，自己已算根骨上佳，仍无法想象一个豆蔻少女，如何一路从战奴营厮杀至如今的地位。

“她幼年时便被前任长老看中，收为亲传弟子，学成后直接入淬锋营。两年前，沙勒王自恃国力，以遇天灾为由拒绝继续交纳岁贡，教王大怒，为震慑诸国，派遣精锐先后刺杀了两任国主，直到第三任国主上表称服，奉送大量金珠，并派亲子入教为人质才罢休。此役虽让魔教威名远播，代价是七杀死了五名，弑杀营也损失惨重，她就是那一年成功地刺杀了沙勒国重臣得以晋升。不要小看她，到目前为止她还不曾失过手。”

他专注地听着，眼神凝肃。

“殊影，我有点担心。”想了想，九微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她的前一任影卫就是中原人，后来不知为什么被她杀了，你……”

“我知道。”他怎么会不知，教王把他赐给迦夜本就有监视之意。

“殊影，我听说中原人若是能活着从弑杀营出来，都要服赤丸，你可曾……”

“我已经服过了。”他漠然回答，语气平淡，“两日前右使亲自送过来的，何其有幸。”

看着昔日同伴毫无表情的脸，九微半晌说不出话。

前日才听闻，教王早有敕令，成为杀手的中原人必须服下以特殊药物配制的赤丸，以定期解药为制，若逾期不服用，赤丸中的蛊虫便会穿入颅脑噬咬，令人生生痛死，多数甫一发作即疼得狂性大发。以这种方式禁制约束，就算有机会逃离，也无人敢生异心。

两人沉默许久，殊影笑了笑，“你不用这样看我，我没事。倒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影卫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